



Trinity Saint David

<i>Student Name: Qiyuan Wang</i>	
<i>Module Code: SICH3005</i>	<i>Student number: 2016002</i>
<i>Module title:</i> <i>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</i>	
<i>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</i> <i>Comments:</i>	
<i>Marker's signature:</i>	<i>Date:</i>
<i>Provisional mark:</i> NB. <i>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</i>	

<管晏列傳>中司馬遷所蘊含的心曲

壹、前言

晏嬰為齊國歷史少有的賢明宰輔，而為其立傳，於其事跡之取捨，實是一大難題。像晏子的晏子使楚和奉勸齊景公的死馬殺人，都是大眾詳知，膾炙人口的軼事，為何司馬遷不在此篇列傳中多加敘述？而集中筆墨於晏子擢拔御者和縲紲識人，此等無關二人一生秉政勞民的大事？雖然司馬遷在篇尾有敘述：「吾讀管氏<牧民>、<山高>、<乘馬>、<輕重>、<九府>，及《晏子春秋》，詳哉其言之也。」¹且「世多有之，論其軼事」²。但筆者認為透過司馬遷於本篇傳記內容之取捨，再加以作者自身之遭遇、經歷之探析，似可詳解司馬遷當時書此傳之心情。

孟子曰：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」³本文本於<管晏列傳>，以司馬遷此篇傳記內容為視角，探尋其當時之心曲，及心中對於知己、賢人的渴望。基於上述，本文從<管晏列傳>中兩件事例做考察，首先，從晏子拔擢車夫、縲紲識人之事，以見司馬遷對於賢者、知己的渴望；再者，審查司馬遷受腐刑後之境遇，以見司馬遷心中的幽憤、冤屈。以此兩個方向，探析司馬遷<管晏列傳>中所蘊含的心曲。

貳、晏嬰的用人觀

<管晏列傳>中敘述晏子的篇幅甚少，總有三段：生平介紹、縲紲識人、拔擢車夫。其中縲紲識人、拔擢車夫兩段，幾乎占了晏嬰列傳三分之二的篇幅。由此可鑒，這兩件事例為司馬遷想要著重強調，甚有感悟之處。有此認識，再結合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，審查作者經歷，庶幾可解，為何司馬遷會於此處，著重強調此二事之用意。總觀晏嬰列傳，其佚事有二，一為御者，主僕之交；一為越石父，貴賤之交。於下茲分述之。

¹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卷7，頁2136。

²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7，頁2136。

³〔清〕焦循：《孟子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10月），頁600。

一、主僕之交

文中晏嬰與其御者身材、地位固然相距懸殊，但御者之「甚自得」和晏嬰「常有以自下者」亦形成鮮明對比。晏嬰暗中觀察，視御者由「自以為足」到「自抑損」之巨大變化，即詳問其因，薦為大夫。充分體現了晏嬰任人唯賢的執政理念，即使己之車夫，僕役之人，若勇於改過，聞善便行，即可拔擢見用的高節清風。

二、貴賤之交

此節晏嬰與越石父之身份，亦是尊卑霄壤，一為齊國百官之長，一為囹圄犯人。晏嬰仁愛，不忍賢士身陷縲紲，傾財以助，如「晏子出，遭之塗，解左驂贖之，載歸。」⁴後，在面對越石父建議，即當下反思，如文中：

弗謝，入閨。久之，越石父請絕。晏子懼然……石父曰：「不然……方吾在縲紲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無禮，固不如在縲紲之中。」⁵

此節充分體現了晏嬰於賢士之珍惜，亦從越石父之言「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無禮，固不如在縲紲之中」⁶，側面反映了古代賢士寧死不辱的堅毅氣節。

綜上所述，晏嬰視御者賢能，既拔擢而用，是謂任人唯賢；路遇賢士，解驂以救，是謂深仁厚澤；聞越石父言，當下反思省察，是謂謙躬下士。總覽晏嬰於此二事中，任人唯賢、深仁厚澤、謙躬下士三種品德，其謙謙下士之形象，躍然紙上。而總觀司馬遷一生遭遇坎坷，官途不順，面對此等知人善用、深仁厚澤的上級領導，也無怪其會發出：「假令晏子而在，余雖為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」⁷的感慨。而詳察司馬遷生平境遇，亦可更深領悟，作者為何會對晏嬰此等知人善用之士，如此渴望的心情。

⁴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7，頁2135。

⁵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7，頁2135。

⁶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7，頁2135。

⁷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7，頁2136。

叁、司馬遷之遭遇

一、李陵之禍

西元前 99 年，李陵率軍深入匈奴腹地，「以五千之眾，對十萬之軍」⁸，在如此寡不敵眾的情形下，被迫投降。後李陵受降之事傳至漢庭，漢武帝聞之大怒。如：

後聞陵降，上怒甚……群臣皆罪陵。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，遷盛言：「陵事親孝，與士信，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積也，有國士之風。今舉事一不幸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，誠可痛哉……身雖陷敗，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當以報漢也。」⁹

司馬遷答武帝之話，目的有二：一為，請武帝放心；二為，李陵素有國士之風，其之不死，意欲伺機以報漢室。然誠如司馬遷所想，李陵之意亦復如斯。在《漢書·蘇武傳》中亦有記載：「陵雖驚怯，令漢且贖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之積志，庶幾乎曹柯之盟，此陵宿所不忘。」¹⁰雖然李陵最終并未背叛匈奴，但此史料可鑒，司馬遷之推測並非空穴來風，憑空臆想。然司馬遷的進言激怒了武帝，最終武帝以誣枉罪，判司馬遷處以腐刑。

二、司馬遷心中之幽憤

司馬遷一生的著作頗豐，除《史記》之外，還有<悲士不遇賦>、<報任安書>等佳作。因考其漢朝太史令之身份，筆者認為，其在書寫《史記》時可能對漢武帝還頗有忌憚。在撰寫<孝武本紀>時，很多的話可能欲言又止，並沒有記進史冊。甚至連與自己關係重要的李陵事件，都未記載；而武帝一生征伐匈奴，開拓西域此等大事，亦皆是隻言片語，不足詳查。故筆者思索，本篇本紀或為司馬遷有所避諱而成，或為內容散失。此處有待進一步考證。

而他的<報任安書>則與《史記》不同，只是一份回復友人的信函。所以由此來看，司馬遷在書寫這封信，肯定少了很多顧忌，對任安可以推心置腹，直抒胸臆。其可信度與作者當時之心情，必定更加真實、可靠。而此篇作品有三個高頻詞，在文中出現多次，如「刑」，出現 7 次；「受辱」，6 次；「辱先」，3 次。把這些字加以組合，可見司

⁸ 謝冰瑩等譯：《新譯古文觀止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21 年，增訂本），頁 436。

⁹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 年），頁 2456。

¹⁰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頁 2466。

馬遷於受腐刑一事，扼腕痛心，久久不能忘懷。文中描述最深切一段，如：「僕以口語遇遭此禍，重為鄉黨所笑，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？」¹¹而司馬遷又於信中自述，在未受腐刑前，他身邊親人、朋友的一個反應。如：

為李陵遊說，遂下於理。拳拳之忠，終不能自列。因為誣上，卒從吏議。家貧，貨賂不足以自贖，交遊莫救，左右親近不為一言。¹²

冤枉入獄已實屬不幸，而其身邊之親屬、朋友皆怕受其牽連，竟無一人出言相救！可歎世間人情冷暖，令人唏噓。而司馬遷雖是刑餘之人，但因其對父親司馬談有「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，不敢闕」¹³的承諾，所以雖有輕生之念，但無輕生之行，隱忍苟活，以成父志。

肆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本文從〈管晏列傳〉和司馬遷的真實境遇中，有如下諸端發現：

一，總覽司馬遷之境遇，其拳拳之忱，未受武帝採納，處以極刑，於其心中，他渴望領導的賞識；家貧，不足以自贖，左右親戚不為一言，於其內心，他亦盼望一份友情與賢士的幫助。而晏嬰擢拔御者、縲紲識人之事，正中其之心事，深有共鳴，慕晏嬰之為人，思晏嬰之操守。故在〈管晏列傳〉才加以強調，最後又發出「假令晏子而在，余雖為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」¹⁴的感歎。

二，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」¹⁵當我們治史時，應從作者背景、所生時代、所遭經歷多方面來審查，相互佐證，方可對作者、歷史有較為客觀、全面的了解。

從上述幾點中，我們可以看出〈管晏列傳〉，並非一篇普通的敘事列傳，其背後是含有作者的心曲及感情。而基於此篇列傳，我們似乎也可以更進一步了解，《史記》作者司馬遷發憤著書、窮且益堅的著史風格。

¹¹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頁 2736。

¹²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頁 2730。

¹³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頁 2716。

¹⁴ 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 7，頁 2136。

¹⁵ 〔清〕焦循：《孟子正義》，頁 600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專書

1. 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 年）
2.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 年）
3. 〔清〕焦循：《孟子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 年 10 月）

二、現代專書

1. 謝冰瑩等譯：《新譯古文觀止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21 年，增訂本）